

在内蒙古乌审旗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腹地，有一个叫井背塘的地方，孤零零地住着一户姓白的人家，是老辈子走西口留在这里的。上世纪70年代末，陕北一庄户汉子寻找丢失的牲口，走进了毛乌素沙漠腹地，迷了路，又饿又渴，昏迷在沙海里。当他醒来时，却躺在一家人的炕头上。这汉子才知道是白家少年万祥和他的父亲救了他。陕北汉子感动，自道姓殷，便与万祥父亲结成了“拜识”，即拜把子兄弟。殷家汉子说，万祥这孩子我看上了，我有个女儿叫玉珍，咱们结成亲家吧。

1985年初秋的一天，殷家汉子牵来一头驴，殷玉珍换上件新褂子，头上顶了块红盖头，便骑在驴背上，由父亲牵着驴走进了毛乌素沙漠。走了几天几夜，殷玉珍没见一户人家，除了大明沙还是大明沙。殷玉珍越走越怕，等到了井背塘白家，看着那贴着两块红纸的窑门，空间刚刚够站两个人，土炕上铺着草草，殷玉珍哇的一声哭了，父亲摇摇头，骑上毛驴走了。殷玉珍哭了几天几夜，还想逃离井背塘，却在沙中迷了路，晕倒在沙漠上，是被白万祥救了起来。日头晒得厉害，白万祥把殷玉珍背到了一片下湿地里休息。殷玉珍四下一打量，被蓝莹莹的下湿地惊呆了。地里种着谷米，地下长着山药，还有一些杨树柳树绿森森地长在下湿地的沙漠脚下，让殷玉珍打了个激灵。她问白万祥：人家能植树，我咋不能？白万祥告诉她，这下湿地的树是公家治沙站种的，咱也想植树，咱有啥？殷玉珍想了半天说：我啥也没有，我也要植树，不光为了我们，还要为了后辈子孙。我们这辈子总要给后辈儿孙给掘出块乘阴凉的地方吧？

殷玉珍积极领取政府提供的树栽子，把它们浸泡在无定河里，浸泡在下湿地挖好的树坑里，然后驮起湿淋淋的树栽子，爬向高高的沙梁。她有多少次爬上沙梁顶尖尖时，又被狂风掀下来，背着树栽子在沙坡上往下滚，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树婆婆”

肖亦农

在沙漠上植树，先是拿长六尺的钢钎子往沙地上捅树窟窿，然后插进树栽子，浇上水，再用脚踏实。一天拿钢钎插多少树窟窿、栽多少树，殷玉珍也不清楚，累得瘫在地上就算收工了。殷玉珍与沙漠苦斗了40年。

后来，林业部门发现了井背塘这片突兀出现的茫茫林海，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乡党委书记老曹对井背塘的面积和树的株数进行了核查。一个女人竟然种了近4万亩树！老曹知道一个沙漠奇迹出现了。消息如爆炸般惊天动地。电视台来了十几架摄像机全对着殷玉珍报道。水泡法、瓶栽法、夜晚种植法、阴雨天种植法等毛乌素人从生活与实践发明创造的种植方法，像雨后春笋般在毛乌素沙漠遍地开花。几十年下来，整个毛乌素沙漠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50年代的2%猛增到30%左右，而植被覆盖率也由百分之十几增长到80%。

2010年，我从有关部门得知，鄂尔多斯境内的毛乌素沙漠即将消失。沙漠真的消失了吗？我开启了寻找毛乌素沙漠的行程。整整3年，行程几万里，在茫茫林海和无边绿洲中寻找“沙漠”，并真实记录其消失的过程。在寻找毛乌素沙漠的过程中，我结识了殷玉珍。此时，殷玉珍已经养育了4个孩子，还种活了四五万亩树，并且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她见我那天，手里提着一根钢钎子，

带着我上了沙梁顶。她使劲捅了一下钎子，然后猛地抽出，抓起一把沙土捏了捏说，过去都能攥出水来，沙子一团一团的。你瞅现在，她使劲捏了一下，沙土就成一根细烟从她手上溜掉了。她说，肖老师，过去沙漠虽荒凉，可它就是蓄水的大水库，拿锹拔拉就渗出水来。现在树多了，沙漠没了，可地下水反倒下降了。你说这是咋了？不是说种树就是蓄水建大水库吗？我想了想说，每块草原根据不同的草分林构成确定它的载畜量，也被称作绵羊单位。载畜量超出了绵羊单位，草场就会退化，荒漠化。她说可不是！那咱这沙漠有没有载树量？有专家对我说，治理一部分就行了，你现在治成森林了，得用多少地下水呀。树都是活生生的命，它要喝水、阳光哺育，还要有机肥料、微量元素。专家说现在要做的是林分改造，像杨树这样固沙作用极强的品种已经光荣完成了荒漠化治理的先锋作用，它们该被淘汰掉了，应该大量种植当地树种油松、樟子松，还有各类经济树种，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水。林分改造需要一个长的周期，至少12年。这是毛乌素沙漠走向精耕的必由之路。我想好了，再干它20年！到时我就成了“树婆婆”了。

说完，殷玉珍咯咯地笑了起来。十几年弹指一瞬间，去年深秋我又来到了井背塘，现在井背塘已经变成了玉珍生态园。这里是毛乌素沙地重要的



▲水彩画《乡村之春》，作者张淡兮，中国美术馆藏。

小卜的「大学」

王保中

好久没回老家了，最近打算回去一趟，小卜已经好几次微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了。

第一次和小卜见面是前年夏天，那次，我在老家院子里请帮着干活的四邻吃饭。

“叔，这是小卜，俺们一拨长大的，前几年就当生产厂长啦。”侄子竖起大拇指指说。

我忙招呼小卜坐下。他话不多说，看上去文质彬彬，听别人说笑时点点头，还不时帮着端菜倒水。快结束时，他悄悄问：“叔，看您书房里好书挺多，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随便看，喜欢的就拿走！”

小卜选了一本历史方面的书，说下次来时就还。不久后一个周末，他把书送了回来，还和我谈论了书中内容，思考的深度让我有些惊讶。他走后，我问侄子小卜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叔，您不知道？小卜没有上过大学，纯粹是自己打工干出来的！”“是吗？”第一次听到农村孩子没有上大学，靠自己打工一步步干到生产厂长，心中将信将疑。

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在老家，小卜正好回来。闲聊了一番。

10多年前，小卜初中毕业时，家里遇到困难，虽然成绩不错，但作为家中老大，他还是放弃学业进城打工，其间一直坚持自学。他在写字楼做保安，机灵又认真，被一位常来这里的老板看中，邀请他到公司担任保安队长。

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环保企业，因产品质量不稳定，专门从南方请来一位高级工程师，带领大家学习技术。两个月过去，大家仍没掌握要领。

一天晚上，高工和小卜聊起此事。他见小卜勤学好问，便让他以“旁听生”的身份跟着学习。小卜十分珍惜机会，一边做好保安工作，一边跟着高工学技术。他晚上熬夜钻研技术资料，平常一有空就爬上爬下观察生产线。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个月，小卜就掌握了生产技术要领。企业老板得知后，将他调到生产一线。小卜不负厚望，干得十分出色，一年后提拔为生产厂长。

那天晚上，小卜还跟我说起一件事，让我帮拿主意：南方有家企业愿以更高的薪酬请他去。他看重的不是待遇，而是开阔眼界、学新技术的机会，可又怕对不起现在的企业，不想做忘恩负义之人，心里十分纠结。我劝他跟老板坦诚沟通，再做决定。

10多天后，小卜打来电话，说老板很开明，不仅同意他去，还表示等公司更新生产线后，再请他回来。

这些天我忙着准备回老家的礼物，盼望和小卜见面，期待这个踏实又上进的年轻人带来更多好消息。

黄浦江边

宋曙光

春来的头几日，黄浦江边游人渐多，南来北往的游客还有操着外语的异国朋友齐聚在黄浦江边——迎春江鸥振翅欢鸣，迎送着一艘艘客轮、驳船鱼贯驶过

阳光随江水跃动“万国建筑群”上的五星红旗在晴空迎风招展一个男孩儿奔跑、追逐着头顶上一只彩色气球母亲抓住下这个动感的镜头孩子的笑声在江岸播撒

黄浦江，今天我又来看你怀里揣着旧日的影像是回访，更是重逢与我们初识时大变了模样40年前的照片虽已褪色却将你的宽阔与浩博深深显影在了我心里

一直想来看你啊，黄浦江寻找站在你面前的一番新感觉气温已经转暖，我看到高层楼宇上的窗扇全亮了街头的花树们悄然蓄力人行道上涌动着人流的波浪那是春潮来临前的模样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路西转角一家篾店，叫老王篾店。每天上班经过，看见一个中年人坐在店门前，心想，这应该就是老王了。老王脚边放着斑驳的工具箱，摆放着锃亮的篾刀、钻钉、小锯等，一根根竹篾在他手中上下翻飞。店里摆放着各式竹椅、竹席、竹篮、竹水瓶壳，还有竹马、竹蛭蛸等玩具。

我的一位朋友是竹器爱好者，常跟我念叨，说老王这家店里好东西不少。这天，又一次路过老王篾店，就走进店里。走进篾店，竹器的清香扑鼻而来。阳光照在竹器上，给各式竹器镀上一层密密的金黄，是鸡蛋黄，又是绸缎的黄，光滑明亮。老王在门口忙着编筐，没抬头。店里年轻人坐在电脑前，播放着浩瀚的星空照片，一张张精妙的照片震撼到了我。我停在他身后，看波光粼粼的星空，看无数星星闪烁。电脑里播放着宏大深远的乐曲，音乐我是一窍不通，有一种感觉却是那么强烈：照片和音乐很是匹配。年轻人猛然一回头，见我在看他。他摇摇晃晃站起来，手脚颤动着，歪着脑袋，嘴里含糊不清地问我。

生态建设基地，更成了无定河边的打卡地，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地或国外的生态志愿者汇聚在这里。

现在笔直的柏油马路直通井背塘，路两侧是伟岸的行道树，一排排樟子松、油松黑压压地伸向远方。放眼望去是漫山遍野的青松绿柏和经济果木、沙漠玫瑰种植基地，采摘大棚里有各种南方水果。曾经的毛乌素沙漠变了，变成了金山银山。玉珍生态园现在每年的产值都在千万元之上。

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处植树基地旁，今天殷玉珍带着一批国际志愿者在这里植树。下了车，就见殷玉珍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我说井背塘现在可是金山银山了！殷玉珍笑道：十几年前，咱俩还讨论林分改造绿富同兴哩！我算明白了，只有绿才能富，环境好了，生活才能一起好起来。

这时一个外国小伙子挤过来，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对殷玉珍说：姐，你的钢钎为什么要比我的钢钎短那么多呢？有60厘米吧？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殷玉珍对我说：他叫焦尼，是个美国外教，也是个国际植树志愿者。这孩子心眼实，喜欢琢磨，这又不盯上我手上的钢钎了？殷玉珍又转过头说，焦尼啊，咱手上的钢钎都是六尺钎，这是标准化生产的。只是我这把，姐用了都40年了，所以它就磨短了两尺呗！

焦尼惊叹不已：姐，你手中的钢钎与沙漠整整搏斗了40年！千次万次千万次亿万次与沙漠产生摩擦，钢钎磨短了60厘米。它换来了10万亩茫茫绿海。这把钢钎，就是立在毛乌素沙地上的一座丰碑！

焦尼高高举起了那把钢钎，这个蓝眼睛灰头发的美国青年，冲殷玉珍深鞠了一躬。殷玉珍一把托起焦尼说：不许调皮，好好跟姐学种树！此刻在场的人，眼中都有泪花在闪。我想起了联合国相关领域负责人说过的一句话：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做出了让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一件事情。

前不久出门上街，路过银行时，想取一点钱。一摸兜，既没带银行卡，也没拿身份证，心里嘀咕：这事儿恐怕不容易办。谁知走进银行一问，工作人员微微一笑：“可以取，到前台扫码就行。”我打开手机银行APP，对着二维码轻轻一扫，很快便完成验证。验钞机“嘟嘟嘟”地响过几声后，一沓挺括的新钞已递到我手中。

走在路上，不由心生感慨——如今许多事，看似山重水复，实则柳暗花明；而有些事，瞧着顺理成章，实则难度不小。

听说老家又落雪了。每到冬日，那座西北小城总要落上几场雪。这时候，孩童们团雪球、打雪仗，在银白的世界里追逐嬉笑，快乐来得如此简单。可同一场雪，落在马路上，便成了清理工一铲一铲的沉重的工作。铁铲刮过地面，声音滞涩刺耳，工人们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额角沁出汗珠。你看，同样的雪，有人从中拾取天真，有人却须负重前行。容易与不易，往往因人所处之位、所见之物而迥然不同，有时甚至判若云泥。

春运潮涌，这般对比愈加鲜明。机场大厅明亮宽敞，年轻人步履轻捷，携一只登机箱便飘然过闸，容易得像一阵风；不少老人却踉跄于人潮中，同样一段路，要走上半天——机场愈是宏伟，这段路愈显得漫长。时代在飞奔，生活似乎在一天天变“轻”，但对不同的人而言，“轻”与“重”之间，“易”与“难”之间，依然横着一道或显或隐的“台阶”——这台阶，是否可以铲低几分、垫平几寸，是否可以有工作人员主动相助？

观念之变，尤见“不易”。春节前，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已在网上为她预约了保洁，帮着擦擦窗户、除除旧尘。她一听就急了：“花这冤枉钱做啥？我自己能够得着，再说，擦了不几天又脏了！”想让老一辈坦然接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面对社会分工

的细密，放下“万事不求人”的执念，实在不是几句话就能说通的。那是一种与岁月、与习惯、与某种顽固的自我确认紧密相连的“不容易”。

然而时代终究向前。越来越多的“不容易”，正悄然转化为“容易”。就像取钱，从前须验明身份、排队填单，而今指尖一动，瞬间完成。科技让天涯若比邻，高铁让千里成咫尺，互联网让讯息相通，快递让万物可及。读书似乎容易了——方寸屏幕，万卷藏书；读报也似乎容易了——指尖一滑，天下尽览。

但容易之中，又潜藏着新的“不容易”。信息唾手可得，沉静静气、深度阅读却难；文章AI可成，要写灌注生命血脉、带着体温呼吸的真文字却难；联络随时可行，却下心防、真正促膝而谈却难。当外在的“易”如潮水般涌来，内心的“定”与“深”，反倒成了稀罕物。

当然，容易与不易，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它们随着境迁人异、观念流转、制度更迭而悄然转换。昔日“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岭南鲜荔，运到长安何等艰难；今日莫说西安，便是甘肃、新疆，乃至远渡重洋，也不过是朝夕之间的事。难与

易，常在流转中互换角色。无论如何，一个向好而行、向善而行、向上而行的社会，总该让容易的事更加顺遂，让不容易的事渐渐变得容易——尤其是那些关乎百姓日常、社会发展的环节。

说到底，面对世事的“容易”与“不易”，我们需持有一份清醒的觉知：不因事易而轻视敷衍，不因事难而望而却步；既要恪守根本、不逾底线，又不囿于旧轨、不惧于新途；既善用工具之利，亦留存人心之温。让砥砺前行者不觉得孤单，也让踽踽独行者不担心被遗落。

金台随感

家乡在湘北的一座小城。儿时，因父母工作繁忙，我由祖父祖母带大，记忆的初始就来自家乡的茶——豆子芝麻茶。

一把黄豆、一捧芝麻、几片茶叶、几缕姜丝在滚水里翻腾，便成豆子芝麻茶。豆子芝麻茶的茶叶多用湘北本地的绿茶或者烟熏茶，黄豆需炒至香脆，辅以炒熟的白芝麻。姜用擂钵磨蓉。擂姜钵如今在城市极少看到，那是一种陶制内壁带纹的钵具，磨姜成蓉，滚烫的开水反复冲淋，姜丝丝入味，谓之“醒姜”。瓦罐在手中摇晃，使黄豆、芝麻、盐粒、姜蓉均匀糅合，再倾入粗陶大碗，宽大的碗口与厚实的碗底，既能锁住热气，又能让茶香四溢。饮时轻晃茶碗或拍打碗沿，无需勺便可“饮干吃净”，这倒合了古语中的“吃茶”一说。

豆子芝麻茶，又称姜盐豆子芝麻茶、岳飞茶或六合茶，是湖南湘阴、汨罗等地的传统特色茶饮，其独特之处在于将茶与炒货、香料结合，酿成咸香辛辣的复合口感，解渴又充饥。

相传，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军驻守汨罗营田镇，北方将士水土不服，腹泻乏力。岳飞命人以姜、盐、茶叶、黄豆熬煮茶汤，士兵饮用后痊愈。后民间又加入芝麻，称“岳飞

老王接着说，也怪，这家伙一到山顶看星星，手脚灵活得很，脑子也够用得很。这些照片都是他拍的呢。多美啊！

我点点头。儿子在老王身边，也是一个劲儿笑，笑得那么灿烂。

老王又说，看嘛，我现在编织的竹器都有星空元素了，受儿子影响呢。看这竹篮子，是用背篾编织的星星图案，寓意繁星闪烁。看这水果篮子，底部镶嵌了一个月亮，一棵抽象的桂花树，寓

星空篾店

李汀

意明月团圆。我把这繁星闪烁的竹篮子拿在手上端详，仿佛满满的光晃在手。一缕阳光在竹篮上一闪一晃。我抚摸着竹篮，有一股好闻的竹香。我说，这个好漂亮。

老王儿子从身后递给我一个竹编文具盒，文具盒上有一枚初升的太阳。我夸他，这个也好。他笑着，吐

茶”或“六合茶”。这六合指的便是姜、盐、豆、芝麻、茶、水。晚清时，左宗棠在湘阴柳庄蛰居，常以此茶为伴。后来带兵西征，还特地携带炒黄豆和干姜蓉，教兵士们冲泡，以抵御西北的严寒。

湖北人家，客至，灶下必生火。干柴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火苗舔着锅底。一瓢清冽的井水倾入，待得水沸，祖母灵巧的手，伸向灶台旁那只粗陶罐子。在湘阴，会泡豆子芝麻茶往往是贤惠主妇的象征。

客人登门必奉茶，且随喝随添，直至客人出汗喝饱方显十足。

豆子芝麻茶，是坊间最寻常的礼数，也是水乡抵御寒湿最

温厚的衣甲。犹记儿时冬日放学归家，手脚冻僵，推开屋门，是祖父祖母围在灶旁的等待，灶上必定煨着一罐豆子芝麻茶。迫不及待倒入碗，大口喝下，咸、香、辣瞬时熨帖了全身。那一刻，门外呼啸的北风似乎也温柔了几分。茶的热气氤氲里，是祖母含笑的目光，是灶膛不熄的暖红，更是童年刻在心底里最踏实、最柔软的记忆。

多味斋

字不清地说，我——自己——做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真了不起。

老王也笑了，说，市里要搞一个商品交易会，我和儿子都准备参加，儿子去展览他的星空照片，我就在他的照片下展览我的星空篾具。

我买下老王儿子递给我的文具盒。回去的路上，我发微信给那位爱好竹器的朋友：老王店里最好的东西是啥呢？

很快，朋友回我：当然是纯手工的东西，你不觉得每一件都是杰作吗？他店里有一个首饰盒，全是用二道篾编的，有一种天然的成色。

我说，其实，老王店里最好的东西是星空。为他自己、为儿子编织的那一方星空。

好一会儿，朋友回我：星空篾店。对，星空篾店。我也是这么想的。再去老王篾店，要不要建议老王把店名换成星空篾店呢？

遇见